

飲氷室文集

補遺二

飲冰室文集補遺二

壬寅集補遺二

新會 梁啓超 著

敬告當道者

某頓首。上書於國民公僕當道諸君閣下。某今者欲有所陳說於諸君。而先冠以『公僕』二字之名詞。諸君勿以某爲相褻也。某聞美國大總統下教書於國中。必於其名之前冠以 *Servant* 字樣。譯言『僕人』也。凡以公事致書於人民。其自署名處。必曰 *Your servant*……譯言『君之僕某某』也。泰西各國大臣及公使。皆稱 *Minister*。亦服役之意也。夫美國今日最盛文明之國也。大統領代表一國主權之人也。而其所以自稱者乃若是。若是乎某之非以此名相褻也明矣。某常言人各有天職。若此二字者。正諸君之天職。而某所欲數枉陳詞者。舍此亦更不能進一解也。某竊計諸君中。其無心肝無腦筋者。固十之八九。其非無心肝非無

腦筋者。猶十之一二。彼無心肝無腦筋者。吾蓋不屑與之言。吾之言殆亦彼之所不屑聽也。雖然。以大多數之腐敗。而並其少數之可與言者而決絕之。非士君子。吾故欲爲諸君中之稍有心肝稍有腦筋者進一言。

某竊觀一二年以來。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言改革者踵相接。吾不禁躍然以喜。乃日日延頸以企。拭目以俟。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。吾不禁盡然以憂。此一喜一憂。諒非獨某一人之私言。當亦舉國之所同感矣。顧吾所最不解諸君之日日爲此言者。其果何所爲耶。爲富貴耶。君既有之。爲權力耶。君既尸之。爲買洋人之歡心耶。則縱拳之首領。今猶可覩然握一國之實權。而諸君何有也。爲結人民之聲望耶。諸君心目中恐未必以輿論爲可敬可畏可奉承也。吾意諸君必有答我之一言。曰『出於愛國心。』某平心論之。諸君之所以言維新言改革者。其原因甚複雜。不可一概論。而愛國心亦當與居一焉。諸君而既畧有此心也。且自言有此心也。則吾將與諸君論愛國之道。

某聞改革者以實不以文。以全不以偏。以決斷不以優柔。苟文而不實。偏而不全。優柔焉而不斷。則未有不爲大亂之階者也。謂余不信。請讀世界史。昔者英王查理士第一嘗改革矣。當千六百二十八年。批准『權利請願』。The Petitions of Right。予民以權。後乃背之。十一年不開會國。民乃大憤。國會軍起。克林威爾振臂一呼。全國響應。卒俘查理士而馘之。改立共和政治。英國長期國會之革命。實查理士第一之僞改革爲之也。昔者法王路易第十六嘗改革矣。即位之始。下詔更新百度。當千七百九十二年。盡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名士。組織政府。然而優柔不斷。彌縫爲務。羅蘭夫人瞋目一喝。新政府紛紛辭職。卒乃帝后對簿。貴族駢首。白虹貫日。紅血成河。演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慘劇。法國之大革命。實路易第十六之僞改革爲之也。昔者奧王腓的南第五嘗改革矣。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。許匈加利自治。其民間志士所擬改革案。悉予裁可。予之以自立政府之權。乃未幾而悔之。陰煽其民。使自相鬩。冀收漁人之利。卒乃內亂蠭起。全國彫敝。終

失其國權之大半。奧大利之擾亂。實腓的南佛蘭西士兩代之僞改革爲之也。昔者意大利之諸侯王嘗改革矣。當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。改政體。開議會。頒憲法。而達士卡尼倫巴的諸王。及其餘諸小國。爭踵繼之。大改行政制度。然皆迫於不得已耳。事過境遷。則食言而肥。腐敗猶昔。卒爲公敵所鉗制者數十年。待撒的尼亞之四傑起。始復見天日。而諸小國之王統俱絕矣。意大利諸侯王所以滅亡。羅馬教皇權力所以墜地。皆由其僞改革之爲之也。昔者日本大將軍德川氏嘗改革矣。天保十二年。道光二十一年水野越前守執政。更張百度。法令如雨。其後幕府末葉。而阿部伊勢。井伊直弼。猶支持危局。條理整然。徒以不順輿情。所改革者偏而不全。卒至國論洶湧。浮浪四起。三百年幕府之威嚴。掃地以盡。德川氏之亡。皆由其末葉諸臣之僞改革爲之也。昔者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嘗改革矣。千八百六十一年。下詔放免奴隸。越三年開地方議會。令民選議員。又改司法制度。全國耳目一新。徒以臣下奉行不力。有名無實。民心大怨。於是虛無黨始起。

而皇卒以刺死。俄國虛無黨之猖獗。實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之僞改革爲之也。由此言之。僞改革之成效。章章可觀矣。吾有一言。敢斷言之而不疑。曰。『僞改革者。革命之媒。自古及今天下萬國。未有能避者也。』今試問諸君之所謂改革者。其有能如英王之許民以權利。奧王之許民以自治者乎。無有也。其有能如路易十六時代盡退位以讓賢路者乎。無有也。其有能如意大利諸國發布憲法者乎。無有也。其有能如俄皇之開地方自治者乎。無有也。其有能如水野越前井伊直弼之鞠躬盡瘁百廢具舉者乎。無有也。質而論之。則諸君所謂改革者。以視吾前所舉列諸國。其程度殆尙下十數等而未有已也。而彼諸國者。以十數倍於諸君之改革。徒以文而不實。偏而不全。優柔而不決斷。而其改革之結果。遂不免若此。嗚呼。諸君諸君。可以鑒矣。

諸君而欲以此道愛國也。則某爲諸君計。莫如勿談改革。何也。勿談改革。則革命之風潮。猶不至如是其速也。吾語及此。吾不得不服剛毅。剛毅當戊戌五六月間。

皇上言改革。舉朝言改革。民間紛紛言改革。而彼獨悍然曰。吾誓不改革。何其強立也。剛毅嘗言學堂爲養漢奸之地。何其聰明也。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。然使諸君而真改革也。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用。使諸君而僞改革也。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敵焉矣。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。夫敵守舊。敵也。敵僞維新。亦敵也。剛毅知其將爲敵而鋤之。諸君不知其將爲敵而養之。則諸君之智。不如剛毅遠矣。然則諸君今日而師法剛毅可乎。曰。是惟諸君。雖然。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。且有以知諸君之不能也。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。非發自內而發自外。自哥倫布開闢新陸以來。麥志倫周航全球以後。世界之風潮。由西而東。愈接愈厲。十八九世紀所演於歐美之壯劇。勢必趨而集於亞東。天之所動。誰能靜之。豈惟諸君。雖周公管仲復起。其無奈此風潮何也。利而導之。則功成焉。名立焉。國家安焉。逆而拂之。則身敗焉。名裂焉。國家危焉。剛毅之術。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堙之搏之也。其勢必橫決而倒行。今者諸君之術。則築短堤柔堤以障之也。其勢非泛溢而出焉。則刷落而潰

焉。其無救於時一也。嗚呼。諸君諸君。可以擇矣。

西人有恒言曰。『改革之業。如轉巨石於危崖。非達其目的地則不止。』至哉言乎。天下大勢。不動則已。動則未有能靜者也。諸君既無力以制之於先。使動機不發。既發矣。而袖手觀之。時而以間接之力助之。又時而以直接之力排之。某以爲諸君之失計。莫此爲甚。今日迫於內者之有改革。猶四五十年前迫於外者之有通商也。彼其時持閉關絕市之論者有人矣。使果其能閉之。能絕之。不亦善乎。而大勢固不許爾爾。千回百折。而遂不得不出於通商。夫通商則何害。而當時之人若曰。『爲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通商焉。通其一二以謝外人足矣。』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。今之改革亦然。諸君若能制改革之論。使永不能起。則以數千年來之政體治天下。何嘗不可以小康。而大勢固不許爾爾。千回百折。而遂不得不出於改革。夫改革則何害。而諸君若曰。『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改革焉。改其一二以掩耳目足矣。』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。諸君毋以國民爲易欺也。易制

也。譬有人於此。生而置諸閤室之中。未嘗一見天日。則亦相與習而安焉。若開一
窓隙。使之窺見外界之森羅萬象焉。而復從而閉之。甚者導之一度出游。使之領
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。而復從而鑰之。於此而猶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
者。吾未之聞也。今中國之窓隙既已開矣。諸君之所望改革者。且導之一出游矣。
而今猶欲再扃之再幽之。其可得耶。其可得耶。願諸君熟思之。

詩曰。鼓鐘於宮。聲聞於外。孔子曰。草上之風必偃。感召之理。有不期然而然。且毫
無所假借者。竊嘗靜觀之。我國民間破壞之思想。起點不過數年。而波折者亦數
次。甲午敗後。迫於國恥。憤於朝局。異論始起。至膠威旅大割據時。而漸盛。及戊戌
百日維新。莫不拭目望治。顛顛焉矣。戊戌政變。天下失望。破壞主義又起。至己亥
立儲而愈盛。至庚子縱拳而極盛。出狩居鄭之後。忽下罪己之詔。布更始之諭。人
心又一靖。疇昔之主破壞者。皆戢然殷然。若有無限希望。及回鑾後。一脫假面。直
回復以守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之舊。於是天下絕望於政府。而破壞之思想復大

起。大抵愈波折一次。則其思想之傳布也愈廣遠。而其蘊蓄也愈劇烈。諸君知之乎。今也諸君之言論行事。既已不爲國民所信矣。曰「是將飭我焉。是將圉我焉。吾此後終不能倚賴彼等以再造我國。吾毋寧自爲計也。」嗚呼。諸君諸君。此論今徧國中矣。謂余不信。其何不聽輿人之誦也。而況乎過此以往。其日劇日亟。更不知其所終極也。

諸君勿以國民爲好亂也。觀吾所述前此數次之波折。而知今日舉國人忽懷此思想者。非國民自發起之。而諸君實孕育之也。夫旣爲國民矣。則豈其亂之是好。苟其無愛國心者。則何不飽食焉。晝寢焉。嬉游焉。逐什一以自封殖焉。叩侯門以求貴顯焉。擁嬌妻美妾以極耳目之欲焉。而何必哀哀長號。汗且喘走天下。舍人生之娛樂。而冒萬險犯萬難。以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也。苟其有愛國心者。則必欲其國之安而不危也。治而不亂也。又豈樂流千萬人之血。招數十國之忌。而易其將來不可必得之業哉。毋亦見夫以今日之當道。處今日之時局。更閱歲年。

而無形有形之瓜分。遂終不可免。忍之無可忍。望之無可望。不得不思挺而走險也。夫意大利之瑪志尼。法蘭西之羅蘭夫人。日本之吉田松陰。豈非近世破壞家之最激烈者耶。然瑪志尼固嘗上書於撒的尼亞王矣。羅蘭夫人固嘗譏麵包亂黨爲輕暴矣。吉田松陰固嘗持公武合體之論。公武合體者當時之一名詞也。公指王室也。武指幕府也。合體者調停其天皇與大將軍之間。矣。使阿爾拔。路易第十六。井伊直弼之改革。而能使瑪志尼。羅蘭夫人。吉田松陰。躊躇滿志也。吾信其不惟盡化其激烈危險之手段。而且必大有所贊助於彼等。有斷然也。而竟使之若此。是豈瑪氏羅氏吉田氏之所欲也。其揮淚飲血之苦。誰則知之。宋華元之言曰。『過我而不假道。鄙我也。鄙我。亡也。殺其使者必伐我。伐我。亦亡也。亡一也。不如殺之。』吾見今日志士。其拚於存亡。孤注一擲之思想。有類於是。此實世變最慘最劇之現象。而戎首之咎。諸君實尸之。諸君如全無心肝。全無腦筋也。吾則何責焉。若稍有一二者。是安可以不深長思也。吾度諸君之意。必曰。『是區區者何足慮。吾力足以禁壓之。夷滅之。』嘻。諸君誤矣。

吾固言苟無愛國心者。必不肯言非常之言。事非常之事。苟其有愛國心者。則當此國家多難而乏才之日。而諸君亦儼然以愛國自命者。乃忍摧萌拉蘖以斷國家之元氣也。若以爲此國家之蠹賊也而去之。則誰爲蠹賊。誰非蠹賊。恐非今日之所能論定也。但吾不欲與諸君語此。諸君自覺其力之甚大。足與今後大勢相抗。某竊以爲誤之誤矣。夫其人苟畏禁壓畏夷滅者。則必其無理想無氣力。不足以爲諸君敵。則雖不禁壓之不夷滅之。猶無能爲也。若其有理想矣。有氣力矣。又豈諸君所得禁壓而夷滅者。彼其理想。能傳熱於百千萬人。彼其氣力。能引線於百數十年。夫誰得而禦之。諸君自視其才畧。視奧相梅特涅何如。其威權視俄羅斯今皇何如。以梅特涅之才畧。而不能止歐洲中原之民變。卒身敗名裂以死。以俄皇之威權。而不能解散虛無黨。今乃不得不交驩於學生。而諸君乃曰。吾欲云云。所謂捧土以塞孟津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諸君如不信。請懸吾言以俟諸十年之後。看豎降幡者出於誰氏矣。諸君之意必又曰。『若奧若俄。皆其勢已成者耳。中

國則未也。吾及今鋤之。則其謬種可以不殖。如某人某人者。最生事者也。吾錮之。某報某書者。最倡異論者也。吾燒之。禁之。如是而其勢必當殺。『嘻。諸君而欲爾爾也。則好自爲之。雖然。吾有以知其必無效也。是義和團欲閉關絕市而殺一二洋人之類也。欲閉關。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。欲窒新說。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。而今晚矣。諸君欲行僞改革。而不能不求人才以相助也。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。凡人之思想。莫患夫長困於本社會。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。則雖中下之材。其思想亦必一變。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。拔十得五。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。而諸君豈其於此輩歸國之後。而一一囚之一一屠之也。而況乎其來者之正未有艾也。於是諸君中之頑鈍無恥者。倡爲阻止派學生之說。夫不派則不派耳。今日海外學生千餘人。而諸君所派者不及三之一。將來之思想界。豈其以此區區小數爲輕重也。諸君勿以爲一切風潮。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動也。苟非時勢之所趨迫。雖孔子釋迦。必不能煽動

一人時勢既已趨迫。而偶爾借一二人之口以道破之。彼一二人直時勢之傀儡而已。使無此一二人。亦必有他之一二人。衆生芸芸。安所往而不得傀儡。雖然。彼一二人固傀儡也。而時勢則神聖也。諸君敵傀儡易。敵神聖則吾信其難矣。若夫禁書也。禁報也。則吾以爲操術之拙。未有過此者也。凡人於其所愈難得之物。則其欲得之之心愈切。幸而得矣。則其寶之之心愈甚。此情之常也。吾月前過日本書肆。見有一書。題曰『日清戰爭外交史』者。吾畧繙之。覺其無異於尋常。未之購也。閱數日。聞日本政府以恐洩外交秘密。下令禁此書。則欲得之之心若渴。使有肯畀我者。吾十倍其值弗吝矣。不甯惟是。尋常之書。盈篋堆架。終卷者寥寥。若得此書。吾知必窮日夜之力以盡讀之。且一字不肯放過矣。何也。默忖其中之必有秘密不可思議者存也。凡禁書皆然。書愈禁。則求之者愈切。讀之者愈熟。而感受者愈深。夫思想之惑人。不惟其多也。而惟其堅。苟其人聞有禁書而不求者。則雖授以書。而所開導之者亦僅矣。故禁而求求而讀者得十百人焉。以視不禁而讀

者得千萬人。其力量尙或過之。此一定之比例也。俄羅斯最束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國也。吾聞俄羅斯之學生常相語曰。天下之樂莫樂於雪夜二三同志聚密室。肩重鍵以讀禁書。又聞俄羅斯鐵路之接他國境者。其出境之第一二車站。必有估客攜各國哲學家之書籍。及俄國志士在外國所出之報章。伺車門以售之。必獲倍蓰利。蓋俄國青年一出境。則急欲見此。雖重貲不惜也。此亦可爲禁書之明效矣。夫以俄國法令之嚴明也。如彼。而無術以窒新思想也如此。而諸君乃又曰。吾欲云云。毋乃徒叢一世之唾罵。而於諸君所懷之目的。一無濟乎。盍亦廢然返矣。

某請以一言正告諸君曰。時勢者可順而不可逆者也。苟其逆之。則愈激而愈橫決耳。機會者可先而不可後者也。苟其後之。則噬臍而悔無及耳。某嘗爲諸君思。所以自處矣。某說部嘗言。『有狂生夜坐。鬼來瞰之。面漆黑而目眈眈。舌懸唇外。狂生乃抹硯中餘墨。自塗其面。伸舌寸許。圓其目。與之相對。鬼慙而退。』諸君畏

後生乎。則何不以此術對付之。吾知必有慙而退者。抑某之爲此言。非欲使諸君附和後生小子以言破壞也。後生小子之言破壞。非所欲也。非所忍也。諸君導之使然耳。諸君不愛國。而使彼後生小子獨愛之。彼等不破壞諸君。而何從行其愛也。諸君而真能與後生小子共愛此國也。則無復有當破壞者。亦無復有能破壞者。諸君若猶未喻耶。吾更請譬之。數十年前。西人之來通商也。所求者不過通商而已。而我拒之。若祓厲鬼。卒至破壞我廣東。破壞我江口。破壞我京津。而何嘗見其能拒也。使吾於彼時不惟不拒之。且從而通商於彼國。以與之爭利。則彼雖不慙而退。然亦必汲汲然講求所以聯絡我應對我之策焉矣。此卽塗其面伸其舌。圓其目與鬼相對之術也。請諸君一熟思焉。今日民間志士所攘臂以爭稽顙以求者。其爭焉求焉在何物。彼東西各國號稱忠君愛國之名臣。其用塗面伸舌之術。以與敵己之人民相對。而因以成功名者。不知幾何人矣。諸君果何所憚而不爲此。

諸君又將有辭矣。曰：吾非不欲之。顧種種掣肘。權不足。無能爲也。斯言也。某能爲諸君諒。然恐天下萬世之人。不能爲諸君諒也。夫天下豈有無阻力之事哉。以云掣肘也。則宜莫如撒的尼亞之見掣於奧大利。而加富爾何以成功焉。宜莫如日本諸藩之見掣於幕府。而薩摩長門各藩士。何以成功焉。今者徧國中多少無權無勇之匹夫。猶且不敢妄自菲薄。而思爲國家有所盡。顧乃獨諸君而謝不能也。諸君如自認無愛國心也。則吾復何言。吾之此言。將拉雜之。摧燒之。若其不肯認也。則請諸君於晨鐘一吼時。將息其平旦之氣。統籌全局。撫心一自問曰：吾今所由之道。能厝國家於治安乎。能進國家於富強乎。吾知諸君之天良。必代致答詞曰：不能也。或有至冥頑不靈而自信力甚足者。悍然應曰：能焉。亦未可知。若此者。吾亦無從開導之。吾惟有使之觀京朝及各省宦海之情狀。與夫全國人民之生計可耳。既曰不能。當由何術以使之能。而諸君則又曰：無術。然則坐視國之亡焉已乎。諸君坐視其亡。恐有他人焉。不能坐視者。不能坐視而諸君又欲強之坐視。其勢將不免破壞諸君。破壞諸君。固非諸君之福。亦非彼輩之福。而又豈國之福也。諸君不務造